

老唱片

第二辑

孔培培
张刚 主编

重温中国百年唱片

聆听历史中的声音

探寻声音中的历史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唱片 . 第二辑 / 孔培培, 张刚主编.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329-5504-6

I . ①老… II . ①孔… ②张… III . ①唱片—介绍—中国—20 世纪
②音乐史—中国—20 世纪 IV . ①J6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8539 号

老唱片 第二辑

孔培培 张刚 主编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504-6
定 价 49.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编委会

顾问 吴小如 龚和德 梁茂春 刘再生 田青

主编 孔培培 张刚

编委 (按姓名笔画)

张建平 张振涛 赵仲明 秦华生 柴俊为

韩宝强 傅谨

主编的话

有人说：20 世纪之于中国，之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壮怀激烈的世纪，一个斩钉截铁的世纪。20 世纪的中国，就是在化解民族危机、经受战争考验、迎接革命洗礼的悲壮与豪迈中创造和书写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史篇章。

诚如是，纵观 20 世纪的中国，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变革都不及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这三次历史巨变来得波澜壮阔、跌宕紧凑，令人目不暇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艺术都在百年中国跌跌撞撞的奔跑中呈现出世纪特征。

老唱片就是这样一个百年中国的特殊载体，保存着百年中国的历史文化记忆。

唱片自 1897 年传入中国，从蜡筒到胶木，从钻针到钢针，从手摇到电

唱，从国外灌制到本土设厂，从经典到流行，等等，展现着中国近百年来优秀艺术家们的艺术精华，勾画着中国民族艺术的百年流变，回响着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世纪之声。

《老唱片》丛书拾取唱片灌制的历史片段和人物线索，走进经典，重现艺术史，引导读者重返声音现场，重把时代脉搏，为读者解读唱片背后的历史。

我们的视野中包括但并不止于：

谭鑫培、马连良、余叔岩、杨宝森、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俞振飞、周璇、胡蝶、王昆、郭兰英、华彦钧、管平湖等国宝原音；

《送别》《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梁祝》《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艺术经典；

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留声；

毛泽东、宋庆龄、吴小如等个人收藏；

上海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中文唱片传世收藏。

从有案可查的 19 世纪末的美国华埠粤曲老唱片，1904 年署名孙菊仙的本土录制“第一张”，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电影《风云儿女》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四大名旦梅尚程荀联袂献唱的《霸王别姬》，到阿炳（华彦钧）的《二泉映月》；从 1949 年新中国第一批粗纹唱片《解放区的天》，1959 年出版的第一张中密纹唱片《黄河大合唱》，1966 年出版的第一张薄膜唱片《大海航行靠舵手》，1977 年被美国航天局送上太空 10 亿年无

损的金唱片管平湖古琴曲《流水》，到1980年出版的第一张立体声大密纹唱片越剧《血手印》……这些老唱片将把我们带入百年时空隧道，揭开那历史尘封。

《老唱片》丛书在内容选择上，考虑到老唱片本身的丰富内涵和为老唱片作史的学术冲动，按照“特稿”“史海留珍”“重温经典”“世纪收藏”“旧文辑要”五大板块的思路进行组稿。“特稿”是对唱片史及艺术史中重要人物、重要作品、重要事件的深刻解读与学术钩沉，并置于每一辑之首，一般一至两篇；“史海留珍”是以唱片的生产、转型、关键节点及标志性的唱片出版为面，以社会变革、艺术发展脉络为底，构筑出中国百年唱片史纲；“重温经典”是通过对一张唱片、一张专辑、一部作品、一个系列等唱片内容的艺术阐释及其背后的故事挖掘，展现以唱片为载体的百年声音艺术史；“世纪收藏”是以国内外图书馆、艺术机构以及唱片收藏家的唱片收藏为切入点，盘点中文唱片的存世状况，架起沟通共享的桥梁；“旧文辑要”则是对以往发表或未发表的重要唱片研究成果的选编，表达编者对前辈们开创性研究的尊重并致敬。

《老唱片》丛书各个板块均由若干篇专文组成，每篇以唱片为核心，以人物、事件为主线，解读唱片背后的文化思潮与社会、政治生活。

《老唱片》丛书的编撰得到了国内外戏曲、曲艺、音乐、文化、唱片收藏等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的襄助，他们不仅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写作功底，也有着对唱片内容及版本的详细考订与深刻把握，行文中力求融知

识性、艺术性、纪实性、通俗性于一体，于社会、历史、思潮、艺术的大关节处着眼，从具体的人物、事件、背后的故事入手，前后关照，纵横开阖，深入浅出，图文并茂，为读者贡献了他们在唱片及其他艺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这里，特别鸣谢天津的唱片收藏家王跃进、王学民两位先生的鼎力支持，为本丛书提供了他们个人珍藏的老唱片珍稀版本。也特别鸣谢深圳市智骏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了他们最新自主开发、领先、独特的老唱片录制与声音还原技术，以更宽的频率响应范围和更精细的均衡与降噪处理，重现了不同时期的老唱片声音现场，在留声机的历史回响与精致的现代技术处理平衡中实现了耳朵的享受。

我们相信，《老唱片》丛书的出版，必将唤醒沉睡百年的“中国好声音”，为百年中国史的研究增入艺术与唱片生产领域的生动篇章。

目 录

二泉上不落的明月	张振涛	001
“蝴蝶”与“蝴蝶效应”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往事及其唱片	赵仲明	019
造广播录音机的岁岁月月	高冲霄	057
百年前的厦门御前清曲老唱片	郭明木	079
川剧泰斗张德成	杜建华 蒋 茜	103
梦里花落知多少		
——“唐朝”乐队及其《唐朝》	张 燚	123
胡蝶与《十九路军》	吴先斌	133
言菊朋的唱片	张伟品	139

五味杂陈话《乡恋》 张 烁 149

记上海图书馆的老唱片收藏 乐美志 163

罗亮生先生遗作《戏曲唱片史话》订补
吴小如 195

二泉上不落的明月

张振涛

说起来，二胡真是件带有几分神秘的乐器，竟然在 20 世纪扮演了令中国音乐扬眉吐气、叱咤风云的角色。在这件乐器上，刘天华第一次把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融为一体，演绎出了至今无人企及的十大名曲；在这件乐器上，华彦钧拉出了千古绝唱，让普通民众知道了何谓天籁之声；在这件乐器上，杨荫浏、曹安和把一种能够代表民族气质、视为“国风”的旋律抢录下来；在这件乐器上，吕骥、李元庆以超人的眼光发现了可以代表民族精神的珍宝，并把不可多得的生命共感交付大众。联络一个领域不同天才、使心灵和感官像旷古知音一样得以交流沟通的，竟然是蛰伏民间不起眼的二胡！它演绎的大气磅礴，让人不敢相信两根琴弦竟然能迸发出惊涛拍岸的千层大浪。

委身于戏曲乐队的伴奏乐器，摇身一变，鲤跃龙门，成了代表民族器乐独领风骚的“领弦”。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无法找到可与《二泉映月》媲美的曲调。听来听去，还是《二泉映月》！没有谁能超过它，真是永远的《二泉映月》！也许，二泉上的明月只有一轮，明月投射的池镜只有二泉！

你可以不听民间艺人的演奏，但不能不听阿炳的演奏；你可以不知道杨荫浏，但不能不知道《二泉映月》。倘若没有华彦钧与杨荫浏，那月亮就是月亮，不会另具含义。有了华彦钧，有了杨荫浏，月亮就再也不是那轮月亮，他们一同把月光引起的心灵悸动留给了二胡。于是，二胡独霸月宫，二胡融化玉盘，二胡非要像诗人一样变本加厉地使月亮缠绵悱恻。二胡把二泉搬到了天上，二胡把月亮移到了水中。二胡连天接水，在微寒的宁静中，印上斑驳的世相。

他因为记录了历史而让历史记住了他

一个使命在神秘地召唤杨荫浏。他听到了这个召唤。召唤来自家乡。

1950年八九月间，杨荫浏、曹安和回无锡休假，顺道采访。两人起初的目标是依照梅兰芳建议，采录“天韵社”伴奏昆曲的板鼓和三弦，再就是采访“梵音”（苏南吹打）乐班中被誉为“南鼓王”的朱勤甫。没想到，冥冥中有一股神秘之力，竟然牵动了千里回乡的似乎非要赶在大师去世之前记录其绝唱的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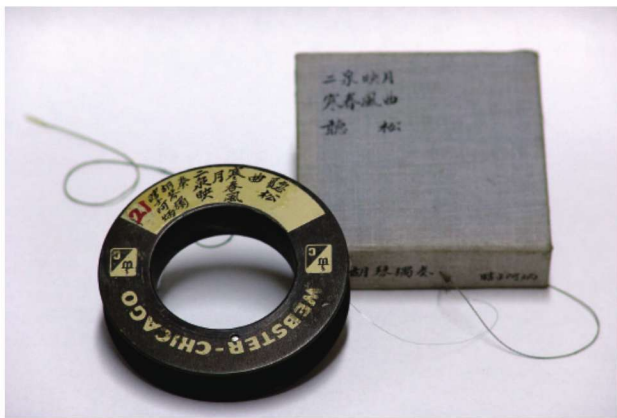
1950年，阿炳57岁。数年前，他外出时路遇大雨，被人力车撞倒，随身携带的琵琶摔裂，二胡蒙皮被戳破，放在家中的弓子马尾又被老鼠咬断。一系列不祥的征兆，使这位一生都不怎么顺心的盲艺人觉得，与音乐的缘分，走到了尽头。之后几年，他都没有碰乐器。当然，身体不佳是导致他不再品弦，甚至连乐器也弄得不知去向的最终原因。

杨荫浏、曹安和到街上买了一把二胡（严格讲是定弦偏低的中胡，后人

尊之为“二泉琴”，竹筒、竹码，弦是老中丝弦，品质劣等），曹安和又把家中的琵琶拿来，他们让阿炳使用以恢复技艺。1950年9月2日晚上7点半，在阿炳居住的“雷音观”侧房中，一个没人记下当时的月亮是明是暗的夜晚，杨荫浏、曹安和用美国韦伯斯特·芝加哥80-1型钢丝录音机为阿炳录下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二胡曲，次日又在盛巷28号曹宅楼曹安和家中，录下了《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三首琵琶曲。

面对“新机器”和“新概念”的阿炳，还不怎么明白，一件注定要浓墨重彩收进音乐史的事正等待着他。演奏者低首操琴，录音者默然凝神，录音机的转盘匀速转动，凭那根即将震动世界的钢丝，把一个个音符、一组组乐句，收录于怀。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具有充足意义的夜晚，像沉睡的太湖一样波澜不惊。

第一次听到自己的演奏的阿炳略显激动，抚摸着录音机，唠叨着不满意现有的技艺。但恢复昔日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技术，绝非一天两天的



录制《二泉映月》的钢丝带



录制《二泉映月》的钢丝录音机
及钢丝录音带

事。所以不能拿录音评价大师的原有技术，影响实际水平的，是一段淡出的生疏。

记录声音的音乐学家与被记录的民间艺人曾经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乡，早年交往，知根知底，保障了杨荫浏选择对象时不会出现差错。在录音器材价格不菲的年代，杨荫浏不会随便把麦克风对准没有把握的对象。这些细节也让后人知道，杨荫浏的“计划外”行为，有“计划内”的必然性。

杨荫浏与曹安和一边拾掇着录音器材，一边与阿炳约定，寒假再来，继续录音。然而，就在当年12月4日，带着一肚子传统曲调的国乐大师溘然去世，给中国音乐留下的遗憾让后人在聆听《二泉映月》时扼腕兴叹。但我们仍要庆幸，他的演奏被及时录了下来，曲目虽然不多，却饱含了20世纪前半叶全部历史的沉重。

没有人知道杨荫浏第一次听到《二泉映月》的感受，但可以设想，他被这首旋律击中了。他没有片刻迟疑，迅速按下了录音键。历史的真实，历史的激情，就留在机器里了，就留在中国音乐史里了！

乘上录音机的翅膀

被击中的不止杨荫浏、曹安和，还有吕骥和李元庆。如果说在发现珍宝的第一现场无人能超过杨荫浏和曹安和，那么在传播珍宝的第二现场则无人能超过吕骥。对《二泉映月》的传播，时任音乐界最高领导人的吕骥，起到了关键作用。杨荫浏把录音放给吕骥听，马上意识到价值的领导人立即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并由“人民广播器材厂”（中国唱片总公司前身）

灌制唱片。^[1]

1951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放《二泉映月》。中国唱片总公司根据钢丝录音制成唱片（人民广播器材厂出品51190-A、B及51191-B）。从此，这段被保留下来的录音成为所有二胡演奏家追求质朴境界的标杆。缠成一小堆的钢丝，勉强可以称为“拾音技术”的录音带“祖母”，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它与艺术史中至高无上的《二泉映月》的联系，但这个显得粗糙无比的“祖母”，背负着一首千古绝唱。

新的传播媒介使乐曲迅速传播，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不出一个月，《二泉映月》已经妇孺皆知，这在当时是“超音速”的事儿。一个细节可以证明其传播速度之快以及影响之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二泉映月》后的第23天，瞬间成了新闻人物的阿炳，被当地政府邀至“无锡雅艺协会”成立大会上表演。一向坐在犄角旮旯里的民间艺人，体面地坐到了台中央。这次登台是阿炳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虽然再没享受尊敬和礼遇，但这“唯一”也足以让阿炳意识到录音设备改变命运的力量，或许也多多少少能够生出一点终获知音、显荣乡里的安慰。

一首曲调，竟然在短时间内得到整个民族的认同，对于录音机和广播器材发明之前的传播史来讲自然是不可想象的。美国韦伯斯特·芝加哥80-1型钢丝录音机已经退出历史，但它心满意足，因为一首首经典就是从其身躯的

[1] 1950年下半年，吕骥在音乐研究所资料室听到录制的阿炳音乐。他回忆道：“听了之后，才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民间音乐，也不是一般的二胡音乐，而是当代最杰出的音乐作品之一。应该立即向唱片社介绍，请他们制成唱片，广为发行，使大家知道我们有这样优美的民间音乐。特别是《二泉映月》，它是震撼人心的作品，不应该只是当作一般民间音乐资料珍品，收藏在资料室。”（吕骥《关于阿炳的回忆》，《阿炳论》第1页）

转动中飞向世界的。宛如“铁疙瘩”般的“钢丝”，不料竟然给一个民族带来了那么长久的悲怆和激情。老式录音机依然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图书馆，沉默地怀念着与自己同庚的传承者。那盘 60 年前的“铁疙瘩”仍旧套着简单的纸袋封衣，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躺在书架上。以它为母体转录的“子孙后代”，以无数的播放量和点击量，证明了物质贫困时代的心灵丰沛。

印量最大的谱集

1952 年 3 月，上海“万叶书店”（人民音乐出版社前身之一）出版了《瞎子阿炳曲集》。在六首用简谱记录的乐曲前，杨荫浏写了《阿炳小传》。这是音乐史上第一篇认真介绍民间艺人身世的文章。1954 年的《阿炳曲集》和 1957 年之后出版的各种“修订版”，都删去了“瞎子”这个不恭的词。无锡政府在“日伪时期”的“良民证”上，终于找到了阿炳唯一一张戴着墨镜、面容模糊的照片。历史似乎故意模糊了阿炳那应该让、值得让、需要让整个民族辨认的形象。谱集一而再再而三地再版，雄踞音乐类畅销书的榜首，迄今已经发行了数百万册，成为 1949 年以来民族器乐发行量最大的曲集。

录音完毕后，杨荫浏问阿炳曲名，阿炳低头沉思许久才说：“就叫《二泉印月》吧。”杨荫浏一是为避免与广东音乐《三潭印月》相冲，二是因无锡有个“映山湖”，于是建议把“印”字改作“映”。杨荫浏《阿炳小传》（1956）中介绍：“本曲是描写在清澈见底的二泉之间所反映出来的天上光明的月亮。”《人民音乐》（1980）转载时，他修正道：“用音乐形象来描述他想象中旧



阿炳“良民证”上的照片

时曾目睹的美丽风景。”正如大部分学者的判断，曲名大概出自阿炳回答杨荫浏“常在何处演奏”时所说的“经常在街头拉，也在惠山泉庭上拉”从而与“二泉”联系的原因。一个相悖的现象就是优美的曲名与悲凉的曲境之间的不合。贺绿汀的质疑最具典型：“《二泉映月》这个风雅的名字，其实和他的音乐是相矛盾的。与其说音乐描写了二泉映月的风景，不如说是深刻地抒发了瞎子阿炳自己的身世。”

编辑最权威的唱盘

所有阿炳的音像制品中，制作最精的当属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ROI Productions Ltd.）于1996年出版的集作品音响、历史图片、研究资料于一体的《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纪念专集（1893—1950）》CD光盘。

顾问：曹安和、黎松寿；

策划及编辑：谭耀宗、郑伟滔、萧兴华；

图片编辑：萧兴华；

封面题字：周巍峙；

翻译：陈志光；

美术：罗夏冰、罗文伟。

唱盘分为两大部分：“图文之部”和“音响之部”。唱盘前有周巍峙、曹安和题字，足以提神。“图文之部”有阿炳、故居、亲属、故乡、墓碑及历次纪念活动的60余幅珍贵照片。23篇论文有杨荫浏《阿炳小传》《乐曲说明》《阿炳技艺的渊源》，储师竹《阿炳胡琴弓法的几个特点》，黎松寿《阿炳胡琴指法的几个特点》，马可《曲终不见人，江上数峰青》，王震亚《阿炳传曲六解》，秦西炫《〈二泉映月〉及其改编》，程茹辛《〈二泉映月〉音调渊源探索》，曹安和《著名民间音乐家阿炳》，张锐《〈二泉映月〉和我的演奏》，杜亚雄《阿炳的三首二胡曲》，汪毓和、程源敏《华彦钧以及音乐》，许忆和《阿炳的生活道路和艺术成就》，钱惠荣《从“说新闻”看阿炳的曲艺才能》，陈应时《论〈二泉映月〉的句式、曲式和调式》，乔建中《大师的创造》，肖兴华《阿炳（华彦钧）没有提示的“提示”》，赵砚臣《阿炳的二胡演奏艺术及其形式美》，钱永利《论阿炳》，钱铁民《阿炳与道教》，黎松寿《阿炳的墓碑》，董欣宾《秦古柳与瞎子阿炳》。这简直就是一本阿炳研究专辑，充分显示了一个学者群体对阿炳认识的深度。

“音响之部”有四个部分：民乐改编及移植部分、西乐改编及移植部分、阿炳遗音部分、原作选绎部分。改编部分主要有：彭修文改编的二胡与乐队《二泉映月》（1980，王国潼），吴祖强改编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1984，